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如今世道

[英] 特罗洛普 / 著 秭佩 / 译



PENGUIN CLASSICS

企鹅经典

如今世道 (下)

[英] 特罗洛普 / 著 秭佩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特罗洛普年表

- | | |
|--------|-----------------------------|
| 1815 年 | 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律师家庭，是家中的第四个儿子。 |
| 1822 年 | 成为哈罗学校的一名日间学生。 |
| 1825 年 | 转学到森伯里的阿瑟·德鲁里先生的私人学校。 |
| 1827 年 | 到他父亲曾经就读的温切斯特的学校就读。 |
| 1834 年 | 中学毕业，进邮局当秘书，业余从事写作。 |
| 1835 年 | 其父托马斯·特罗洛普去世。 |
| 1843 年 | 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巴利克罗兰的麦克德莫特家族》。 |
| 1844 年 | 与罗斯·赫塞尔廷结婚。 |
| 1855 年 | 开始创作的《看护人》，创作内容由政界转向教区生活。 |
| 1867 年 | 从邮局辞职，主编《圣保罗》杂志。 |
| 1871 年 | 用很长的时间去探望身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儿子。 |
| 1872 年 | 定居布卢姆斯伯里的蒙塔古广场 39 号。 |
| 1882 年 | 中风去世。 |

“企鹅经典”传奇（代跋）

1946 年以前，英国的经典丛书的目标客户群主要局限于学生和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就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企鹅出版社先前也只出版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丛书，并于 1935 年出版了一套十本的丛书，1938 年还出版了一套十本的插图经典，其中包括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但是市场反映平平。

二战之后情况大为改观。E.V. 瑞奥，一位杰出但低调的古典文学学者和出版商，利用业余时间不断润色他所翻译的荷马的《奥德赛》，并将译文朗读给他的妻子莱俐听。他的妻子非常支持他完成并出版他的译作。

企鹅出版社的创始人艾伦·莱恩马上就同意出版他的译作，还邀请他主持一套新的系列经典丛书的出版。莱恩经常做出这种决定：这是一种直觉，他断定很多读者渴望这种全新的通俗易懂的翻译作品，瑞奥的作品就能满足读者的这种需求。与其说这是一场赌博，还不如说是孤注一掷，因为任何唯利是图的理性出版商都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瑞奥翻译的《奥德赛》一鸣惊人，销量达三百万册，位居企鹅畅销书榜首，直到后来才被《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和《动物庄园》超过。原因何在？答案就是瑞奥译作的质量和抱负，以及他出版系列丛书的目标。

主编的用意就是委托能效仿自己的风格的译者，给普通读者呈现用现代英语改写的既通俗又吸引人的文学大师的作品，而适当裁减冷僻生涩陈腐之处，以及那些使很多译作没有现代韵味的外来成语。每本书都按企鹅出版社的定价发行。除《奥德赛》外，丛书还包含很多其他著作。

当被问及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众多出版物中，哪一部他最感到自豪时，艾伦·莱恩毫不犹豫地推荐“企鹅经典”。半个世纪以来，该系列丛书不断发展壮大，远远超出了瑞奥的最初设想，但从来也没有背离早期译者和编者的初衷。

秉承这种精神，“企鹅经典”在六十华诞之际，来到中国，出版中文版，为广大的中国读者带来内容、翻译质量皆为上乘的外国经典名著。

第五十一章 你要哪一封？

保罗·蒙塔古离开了索夫克，星期一早上回到了伦敦。第二天他给赫特尔太太写了封信。他坐在自己的寓所里，回顾自己的处境时，觉得当初还不如接受梅尔莫特的建议到墨西哥去的好。那样的话，他至少可以热心地为这条铁路奔走一番，待到发现是个骗局时，洗手不干也不晚。当然他会再也见不到赫塔。不过，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他的爱情对他有什么好处——对他和她有什么好处？他所梦寐以求的生活是罗杰所过的那种英国生活，是罗杰娶上个心爱的妻子后将过的那种生活。而这种生活对他来说，看来是绝对无望的。像罗杰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是不是应该他自己走掉，写封信给赫塔，叫她嫁给天底下这位最好的人？

但是墨西哥之行对他来说已成罢论。他已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和梅尔莫特吵了架。他必须对赫特尔太太立即再采取个什么措施。前些时日他两次去依斯陵顿都是打定主意和这个女人作最后一次会面的。后来他又陪她去罗斯托夫，同样是打定主意在罗斯托夫结束他和她的关系。现在他又许下了诺言再去依斯陵顿。他知道，如果他不依诺前去，她也会找上门来。这样下去，这种关系永远没完没了。

如果她仍然要他去，他当然得信守诺言，再去一趟。不过，他想先写封信，写封单刀直入的信试试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边便是他写的信的全文。

亲爱的赫特尔太太：

我答应过再到依斯陵顿来看你，如果你仍要我来，我就来。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会面对你对我都没有好处。会有

什么好处呢？我决不为我自己的行为辩解。我无法为自己辩解。我从旧金山回英国的旅途中与你相逢的时候，你的聪明、美丽与性格使我着了迷。你的聪明、美丽与可爱的性格现在依然如故。但是由于我们两人时间境况不同，我们的生活和性情也相去甚远，我断定，倘若我们结婚，谁也不会给对方带来幸福。错误当然在我。但是，承认错误，任责任骂，承担一切不幸后果，不管是什么后果，举个例子来说，像俄勒冈的那个人那样叫枪崩掉，都会比这样的婚姻好。这样的婚姻，甚至在婚礼举行之时，就会知道将是一场不幸与悔恨。我一得出这样的结论，便写信告诉了你。现在我不能，也不敢说你后来的做法不对。不过，我是只能坚持我在那封信中所表达的决定的。

你到伦敦后我去看你的第一天，你问我是否爱上了别的女人。我当时只能以实相告。但我当时不应该说我是变了感情。我是在决定废除和你的婚约之后才认识这位姑娘的，并不是因为我爱上了她才废除婚约。我现在尚没有任何根据去指望我对她的爱会有什么结果。

我现在已把我的思想状况尽我可能给你说明白了。倘若我有可能补偿对你的伤害，甚至因伤害你而遭到报复，我愿意补偿，我愿意被报复。但是又怎样补偿呢？你要我受什么报复呢？我认为我们再见面于事无补。不过，如果你在看过信后仍希望我去，由于我答应过，我当最后再去一次。

你最真挚的朋友保罗·蒙塔古

于 1873 年 7 月 2 日星期二

赫特尔太太看这封信时，心里极其矛盾。保罗在信上所写与她在那页纸上写的话完全一致。那张纸她仍在口袋里放着。那些话倘若好好地誊写到信纸上，就会成为她所能做的最慷慨、最合适的回答，她希望自己做到慷慨大方。她具有妇女们那种自我牺牲的天然愿望。不过，这种牺牲如果是另外一种性质，

那就会非常适合她口味。如果是她看到他家产荡尽，落得一文不名，她倒会乐于把她所有的一切与他共享。倘若他是个跛子、瞎子，或者为某种疾病摧残得可怜兮兮，她会待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安慰他。即使是他出了丢脸的事情，她也会同他一起逃到某个遥远的国家，并且原谅他所有的过错。只要她感到她为他做了牺牲他能有知遇之感，而且也以爱相报，再大的牺牲她都甘心。但是，就此走掉，而且永远无声无息，这种自我牺牲她可受不了。有哪一个女人能受得了这样的牺牲？既要放弃她的爱情，又不许自己愤恨，这她办不到。一想到驯顺二字她就感到难以忍受。她这一生不算十分富有，但她之所以能有今天，全仗着她有气魄，勇于自我保护。现在，时至最后，她能忍气吞声，像条小虫一样任人践踏吗？她能比一个英国的女孩子还要软弱吗？她能允许他拿她的爱情开心，快乐了一阵，然后像一只蜜蜂一样向别的花朵游荡而去，而自己却忍受可怕的熬煎、摧残和折磨？她这一辈子不是在竭力反对这种消极容忍的理论吗？她掏出了那张纸片，又看了一遍。时至今日，她依然对信中的女性温柔气氛感到满意。

但是，不行，这封信不能发，连抄都不能抄。她纵放出她另一回的强烈的感情——实际上她的感情已分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她坐在桌前，挥笔疾书了如下一封信。

保罗·蒙塔古：

我受过多次坑害，但在所有的对我的坑害当中，以这一次最为恶劣，最不能原谅，最不像出自男子汉之手。可以肯定，像这样的懦夫世上还不曾见过，这样会说谎的人世上还不曾有过。我打死的那个可怜虫见酒不要命，但他的行为完全符合他那类人的本性。甚至卡拉道克·赫特尔也从来没有这样存心要弄过我。你说过你要以男女之间最重的恩爱把你和我结合在一起，回过头来，当这种结合已经牵动我整个生活的时候，你又说这种关系与你的观点不符，要吹掉，是不是？你盘算了一下，觉得一个美国妻子没有

某位英国姑娘使你更舒服，因此，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结束！我没有哥哥和弟弟，跟前没有男的，不然的话，你不敢这样。你完全是一个懦夫。

你说要补偿！你是讲钱吗？你不敢直接说出来，但你心里是这样想的。这是进一步在欺负人。至于报复，说得对，我是要报复的。我要你遵守你的诺言到我这里来。你会看到我手拿鞭子等着你。我要拿鞭子抽你，一直抽到我筋疲力尽才住手。然后我看你敢怎么样，看你敢不敢把我拉到法院告我打了你。

是的，你来吧。你给我来。现在你知道你来将受到什么样的欢迎。待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鞭子就已买到手。你将发现我懂得挑什么样的鞭子。我请你来。你如果由于害怕，违约不敢来，我就到你那里去。我要让你在伦敦待不住；如果我找不到你，我就要把我的遭遇告诉你所有的朋友。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已经尽可能明白地告诉你。

温尼芙蕾德·赫特尔

她写完这封信之后，又把上次写的那封短信看了一遍。她又一次痛哭起来。当天她哪封信都没有发。第二天上午她写了第三封，把第三封发出去了。下边就是第三封信的全部内容。

是的。来吧。

温·赫

这封信准时送到了身在寓所的保罗·蒙塔古的手里。他立即出发去依斯陵顿。他不希望把此次会面向后拖。至少他已经使她明白，他对她温文礼貌，他陪她看戏，他同她在皮普金太太家里一起用茶点，他送她到海边，这一切绝不意味着他已一步一步地被征服。他的心思在罗斯塔夫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在上封信里也已说得十分清楚。她在那家旅馆里曾对他说，她当时

身上若带得有枪，会开枪打死他。现在她尽可以带她的枪，但他真正害怕的还不是她的枪。他的痛苦在于必须向她申明他已决心对不起她。最大的难关现在已经过去。

是鲁比给他开的门。她和他打招呼的时候，毫无快乐的表情。从她被囚禁的那天夜里起，现在已是第三天的上午了，还没有出现一件可以减轻她痛苦的事情。此时此刻她的情郎本应该在利物浦，但是，事实上他正睡在威尔贝克街他自己的被窝里。“是的，先生，她在家，”鲁比说。她手里抱个婴儿，还有一个小孩拽着她的衣服。“别这么拽，萨莉。请问，先生，费利克斯还在伦敦吗？”鲁比在被囚禁的当天夜里就给费利克斯爵士写过一封信，但还没有接到回信。保罗的心思完全在自己的难题上。他对她说，他现在对费利克斯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于是，鲁比把他领到赫特尔太太的房间里。

“你来啦！”她说话时依然坐在椅子上，身子抬也没抬。

“你要我来，我不得不来。”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得不来。我的愿望似乎对你并没有多大影响。你就坐那里吧，”她指着较远的一个座位说。“你认为你我最好再也不要见面了？”她非常沉静。不过他觉得这种沉静是故作，随时都可能变成暴烈的发作。他从她的眼神中预感到这只野猫将要突然扑来。

“我的确是这样想的。我还能说什么呢？”

“哟，你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的音调很低。“一个男人只需要说一声自己变了心就行了，何必费神再说些什么。女人的一生，女人的心，都是小事一桩，何必去管它？”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你来这里是我强叫你来的，当然你应该保持沉默。”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答应过要来。”

“但你没答应过要开口说话，对吧？”

“你叫我说什么呢？”

“啊？我叫你说什么？难道我还得听你摆布，告诉你我叫你说什么吗？假定你这样说，‘我是个正人君子，是个说话算数

的男子汉，我原打算背信弃义的，现在我后悔了，’你认为你这样说就走不开了吗？我就没有可能回答说，由于你的心已不在我身上，你的手也会撤去，我不屑于做一个不需要我的男人的妻子吗？”当她问这句话的时候，她逐渐提高了嗓门，从座位上半抬起身子，向他探过身来。

“你完全有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是我不那样说，我至少要说心里话。我会要你，仍然要你，我深信我还可以靠我的一片赤诚把你争取过来。我对你仍然有一种友好的感情。我对那个女人可一点儿好感都没有。我想，那个女人比我年轻，比我文雅，还是个姑娘。”从她脸上的表情看来，她好像仍在盼着对方给她个答复，但是对方对她的话毫无反应。“保罗，你现在要离开我了，我下一步该怎么办，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为了你，我已经把我的朋友们都抛弃了。我没有家。我在这里住的皮普金太太的这间房子比世上任何地方还稍微像家一些。世界之大可以由我来选，但是挑选哪个地方都没有根据。我有自己的财产。但是我拿它干什么，保罗？倘若我能死掉，再也无声无息，财产可以归你。”对这些话对方不可能答复。所以要问这些问题，也正因为不可能得到答复。“你至少可以给我出主意。保罗，我落得这样孤单，在某种程度上是你造成的，你说是不是？”

“是我造成的。但是你知道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对我未来的生活感到茫然，这不会使你奇怪吧？就可以展望到的将来来说，我最好留在这里。我至少，对皮普金太太有些用处。昨天我一说到要走，她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保罗，那个女人若在我们国家，会饿死，我在你们国家将落得凄凄惨惨。”这时她停顿下来，双方相对无言有一分钟之久。“你觉得我的信写得很短，对吧？”

“我想，你要说的信中都说了。”

“不，完全不是的。我有多得多的话要说。那是我写的第三封。现在让你看看那两封。我写了三封，得确定给你发哪一封。我想，你那封信比我的哪封信都容易写。要知道，你没有什么

犹豫，而我的疑虑却很多。我不能把三封信一起都发出去。但你现在可以都看到了。这是其中一封，你先看这一封。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曾决定寄这封给你。”然后她又递给他要用鞭子抽他的那封信。

“你没发这封信，我很高兴，”他说。

“我当时是想发。”

“但你改变了主意？”

“你是否觉得里边有什么地方不可理解？说出来，告诉我。”

“我是在替你着想，而不是替我着想。”

“那么就替我着想吧。我在信中讲到的你对待我的行为，有哪条讲得不对？”

“你总问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女人再生气也不应该拿马鞭子抽人。”

“女人要用马鞭子抽人，男人们听了肯定会开心。男人们爱寻开心。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女人们如果有男人为她们战斗，她们可以把战斗的事情交给男人们。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没有一个人帮助她，难道她就什么都得忍受，而不还击欺侮她的人？难道说打架不合女性，女人家就该由着人家活剥她的皮而不去自卫？那么，要那种你所说的女性有什么好处？你是否拿这个问题问过你自己？应该说，男人是会迷恋女性的。但是，如果女人发现男人们只是在利用她们所表现的懦弱，她难道不应该抛弃自己的懦弱？如果她被狼当做羊来对待。难道她不应该像狼一样来战斗？噢，不，这太不符合女性了。我也想到了这一点，保罗。有一阵我心平气和下来，女性柔弱的魅力涌现在我的心头，于是我写了这另一封信。你不妨都看看。”于是，她把在罗斯托夫写的那封信交给他，他也看了。

他看着看着泪如泉涌，没能看完便停了下来，但他已经知道了大致内容。他走了过来，哭着跪倒在她的脚下。“我并没有发出去啊，”她说，“我拿给你看只是叫你知道我的心在不停地想些什么。”

“这封信对我的伤害比哪封信都大。”他答道。

“不，我不会伤害你——此时此刻不会伤害你。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这么大的打击，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牺牲品！为什么让你样样都有，而我的生活就该成为一片空虚？现在，三封信你都看过了。你愿要哪一封？”

“现在我认为另外那封信不是你思想的表现。”

“但是，当你甩掉我之后，我的思想就是那样的。当你和我一起在海滩上的时候，我就是那样想的。当我在旧金山接到你第一封信的时候，也是那样想的。你跪到那里干什么？你并不爱我。一个男人家给女人下跪，应该是求爱，不应该是求宽恕。”不过，话尽管这样说，她把手放在他的额头，把他的头发往后拢，望着他的面孔。“我怀疑另外那个女人是否爱你。我不求你解答，保罗。我想。你该走了。”她抓住他的手，把它摁到自己的胸脯上。“只要你告诉我一件事情。你信中提到补偿，你的意思是不是指——钱？”

“不，的确不是。”

“我希望不是，我希望指的不是钱。好啦，你走吧。你再不会受到温妮芙蕾德·赫特尔的打扰了。”她抓起那张上写着要用鞭子抽他的信纸，把它撕成了碎片。

“另外那封交我保存吗？”他问道。

“不。你要它有什么用？用来证明我的软弱吗？那封也要撕掉。”但她把它拿了起来，又夹到她的皮夹子里。

“再见了，我的朋友，”他说。

“不！这次分别没必要说再见。走吧，什么话都再不要说了。”于是他走了。

他一走出前门，门刚刚关上，她便拉铃叫鲁比把皮普金太太请到她这里来。皮普金太太一进门，她就说道：“皮普金太太，我和蒙塔古先生的关系已经完全完了。”她笔直地站在屋子的中心，说此话时还面带笑容。

“我的天哪！”皮普金太太举起双手，说道。

“我曾经对你说过我将要和他结婚，因此，我现在不嫁给他了，也应该给你说一声。”

“为了什么呀？这个年轻人这么好，又稳当。”

“至于说为了什么，我没打算说这个。不过事情就是这样的。过去我和他订过婚。”

“这我完全相信，赫特尔太太。”

“现在婚约解除了。再没有别的。”

“哎呀！可你和他一起去罗斯托夫，还有其他来往！”这么有趣的故事，皮普金太太不再打听打听，感到不甘心。

“我们是一起去了罗斯托夫，两人又都回来了，不是一起回来的。已经完了。”

“我相信这不怨你，赫特尔太太。每逢两人要结婚，后来结不成，从来都不怨女的。”

“已经结束了，皮普金太太。我们再不谈这件事情，好吗？”

“你就要走吗，太太？”皮普金太太说。她事先已准备好把围裙往眼上捂。这位太太不仅对吃的不计较，而且经常关心孩子们，请他们吃这种布丁，那种馅饼，自从到这里后，账单上开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从来没问过。像这样的房客，到哪里还能找到啊？

“我们暂不谈走的话，皮普金太太。”皮普金太太听到此话，说了许多同情她，帮助她的话，几乎使人觉得，她要给她的这位房客作保证，再给她找一个情人，来代替吹掉的那一位。

第五十二章 爱情和酒造成的结果

那个倒霉的星期四，直到下午两点、三点、四点、五点，费利克斯·卡伯里爵士还在被窝里睡着。他母亲几次轻轻地走进他的卧室，每一次他都假装熟睡。他母亲关切地问他，他不吭声。但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熟睡，只能短暂地一会儿迷糊一阵子，而且睡得不踏实。他从头到脚都感到疼痛、难受，周身没有一处舒服的地方。他躺在那里，想靠绝对静卧来减轻头痛，心想，只要他在床上躺下去，就可以不受外界的攻击。这是他唯一可求的安慰。卡伯里夫人派小听差来到他的房间。见是听差，他没有装睡。听差给他端来了茶。他要掺水白兰地，但是没有。在他目前的情况下，只能静等给他去找，他没敢发什么脾气。

现在，对他来说，一切都彻底完了。他与当今最大财产的女继承人安排了私奔计划，结果却让姑娘一个人出走，自己没有跟去。根据他们的具体安排，她登上横渡大西洋的万里航程之后才有可能知道他没有守约前来。私奔之举使梅尔莫特和他为敌，没有跟去又引起了小姐的敌意。而且，他把自己的钱都输掉了，把她的也输掉了。他哄他可怜的母亲帮补他私奔的费用，连他母亲给他的钱也输了。他已经失魂落魄，甚至对他母亲也害怕起来。他仿佛记得在俱乐部和谁吵过架，具体情况已记不起来，不过心里明白是吵过架。唉，他什么时候能鼓起勇气再进俱乐部？他什么时候还能在外边出头露面？现在已人人都知道玛丽·梅尔莫特约定和他逃跑，到关键时刻，他却坑了她。他用什么谎话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呢？还有他的衣服！他所有的东西都在俱乐部，也可以说是他认为他的东西都在俱乐部，

因为他不敢断定他是不是把它们送到了火车站。他听说过人们自杀的事情。倘若人们在什么情况下还应该自杀的话，现在的确是他该自杀的时候。但是当这个念头在脑子里出现后，他只不过用被窝把自己往紧里一裹，想一睡了之。加托^①的死法对他不会有十分大的魅力。

在五点到六点之间，他母亲又来到他的身边，他装着没醒。她站在床前，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不能总让他这样睡下去，至少他得吃饭。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家里坐了一整天，在想这件事情。关于她儿子本人，他回来后的情况已清楚地说明出了什么事情。至于那位姑娘的命运如何，她无须打听。她对于他们出走的计划知道得并不详细，但是她知道费利克斯答应星期二晚上到利物浦，星期三和姑娘一起动身去纽约。为了帮他办成这件事情，她还给了他钱。她给他买衣服，和赫塔一起，为他这次出远门忙着准备了两天。讲到他出门的原因时，她对女儿编了个谎。现在，他没有走，而且醉醺醺地、可耻地回到了家里。她不像往日有那么多顾忌，一个个搜查了他的口袋，发现了他的船票和剩下的几个金币。她清楚地知道了他是怎么回事。他一直待在俱乐部里，直到喝醉才回来，所有的钱都给输掉了。当她刚见到他的时候，她心里在想，她应该怎样进一步哄骗女儿。在吃早饭的时候，马上她就编出个谎话来。“玛丽说费利克斯今天早晨回来啦，他根本就没有走，”赫塔叫道。这位可怜的女人还下不了决心把儿子的罪恶暴露给女儿。她不能说他在六点钟回来的时候是跌跌撞撞、醉醺醺的。赫塔肯定也猜到了一些。“是的，他回来了”，卡伯里夫人为自己的不幸肝肠欲碎。“我想，是墨西哥铁路公司叫他去办什么事情的，现在事情不需要办了。他很不高兴，而且不舒服。我得关照他。”此后赫塔一天没提此事。现在再过一个钟头就要吃晚饭了，卡伯里夫人站在儿子的床前，决心要他说话。

① 马库斯·波尔奇马斯·加托（公元前95—前46），罗马哲学家兼政治家，共和主义者，死于自杀。

“费利克斯，”她说道，“别不说话，费利克斯。我知道你醒着呢。”他呻吟了一声，转过身去，往被窝里缩了一缩。“你得起来吃晚饭。快六点了。”

“好吧，”他总算开口了。

“是怎么回事儿，费利克斯？你必须告诉我。迟早得说出来。我知道你不快活。你要信任你妈。”

“我非常不舒服，妈。”

“会好的。你昨天夜里在干什么？后来出了什么事？你的东西呢？”

“在俱乐部，你最好现在别待在这里。你叫萨姆来。”萨姆是僮仆的名字。

“我马上就走。不过，费利克斯，你必须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没办成。”

“为什么没办成？”

“我没有去。你问这些有什么用？”

“今天早晨你回来的时候，你说是因为梅尔莫特先生知道了。”

“我是那样说的吗？那么，我想，他已经知道了。噢，妈，我还不如死了好。我看什么事情都没有意思。我不起来吃饭了。我不想下去。”

“你总得吃点东西，费利克斯。”

“萨姆可以给我送上来。叫他给我弄点掺水白兰地。我又晕又难受，有点支持不住。我现在没有力气说话。叫他给我弄一瓶苏打水，再弄点儿白兰地，那时我统统都告诉你。”

“你的钱到哪里去了，费利克斯？”

“买船票了，”他说。他的两只手举在他的头部。

于是，他母亲又走了。母子达成谅解，让他继续睡到第二天早晨，待他按照他提出的疗法恢复了精神之后，给她进一步作此解释。僮仆出去给他买来了苏打水和白兰地，肉也给送了上来。酒足饭饱之后，他还真的在睡梦中暂时忘掉了自己的狼狽处境。